

夷

堅

志

夷堅支丁目錄

卷第一十二事

南康神惠廟碑

王百娘

徐熙載禱子

建康太和古墓

三趙失舟

德興潭魚

楊戩毀寺

禁中涼殿

韓莊敏食驢

郭大夫

王大卿

營道孝婦

卷第二十四事

小陳留旅舍女

燕太尉樓

吳庚登科

顧百一

黃衣婦人

安妾柔奴

盛八總幹

大善寺白衣人

圓潭墜鍾

張次山妻

范之岡妻

張承事女

龍谿巨蟹

朱巨川

卷第三十七事

如皎鹿母

石城廟神

陳恭公祖墓

廖氏魚塘

李氏紅蛇

海山異竹

寶華鍾

阮公明

人魚劍脊烏

卞山佑聖宮

圓真僧粥

虞一殺螺

鄭行婆

嘉興道人

折王龍釵

班固入夢

張四海螭

卷第四十五事

林子元

楊九巡

書吏江佐

張妖婦巫

治湯火呪

袁娼妍

許成悖母

表廿九

丘岑食簞

繆夫人

王益之

朱四客

武昌客舍虎

黃狀元

江莊敏宅

卷第五十四事

潘見鬼理冥

潘見鬼卜

夏巨源

李朝散

屹墓瘟

蜀梁二虎

建康空宅

鏡風鋪兵

義烏孫道

海口鎮鰓魚

黟縣道上婦人

淮西牛商

李晉仁喏樣

醉石舞袖

卷第六十一事

上饒徐氏女

證果寺習業

陳六官人

阿徐入冥

成都趙郡王

劉改之教授

烏江魏宰

南陵仙隱客

永康太守

成都鬼哭

施德遠夢

卷第七十三事

張元善水厄

四祖塔

郭節士

金郎中

三將軍

信州鹿鳴燕

張方兩家酒

餘干譚家蠶

靈山水精

郭教授

馮資州壻

蕪湖龍祠

丁湜科名

卷第八十四事

趙三翁

建昌士人

潭州都監

范斗南妾

陳堯咨夢

龍溪縣崇

宋提舉侍姬

劉監丞

王甌工虱異

王七六僧伽

西湖判官

周女買花

陶太尉廟

仇邦俊家

卷第九十一事

戚彥廣女

陳靖寶

鹽城周氏女

單志遠

清風橋婦人

淮陰張生妻

王直夫

楚州癡僧後記

竇致遠

張二姐

潘謙叔

卷第十十二事

鍾離翁詩

潘元寧鬘夢

櫻桃園法師

李夢且兄弟

江右掃廟

平陽杜鵑花

蜀獼猴皮

王左承進用

鄭道人

王待晨

張聖者

陳元紫姑詩

夷堅支丁目錄 九
一百三十三事

夷堅支丁卷第一十二事

南康神惠廟碑

大觀三年秋長樂陸端信蘊自太常少卿坐議原廟不合謫為虔州瑞金令其弟端禮藻在京局亦丐去得武夷冲佑觀隨之官是歲九月戊子夜夢檣舟江皋登北岸見堂殿崇深一丈夫衣冠甚偉前揖曰吾順濟王也子何為至此然吾祠宇方興子當為吾記仍書之藻逡巡謝曰欲作記須刻石此無碑材欲書則字畫不工且名字湮微不足為重乃以中朝達官某人言曰王其諉之王色莊聲厲曰誰謂南康而乏

碑材誰謂達官吾不知也但記而書之勿辭藻拱曰
敢不敬奉命王色定延之以入脩廊曲檻花木掩映
若圖畫然久之語曰吾今脩行子行歸矣當以順風
奉送又曰風之順逆亦非可私特世人弗知耳之俄
有武夫磬折廷下王顧曰今日風色何如對曰順風
也王笑視藻曰可去矣相與行至林麓間而別王登
車、制絕異藻請其名王曰禹乘四載以治洪水此
其一也即與徒御去如雲煙藻矍然而覺十一月罷
祠入京調南安軍馬康城復歸瑞金政和元年八月
至官二年二月甲辰夜夢中恍惚若見王者後數日

邑民來告蜿蜒之物見於橋者三日矣請各獻地創
為神惠廟以奉王靈三月甲子相地越十日甲戌神
見於祠所於是廟成藻念昔歲之夢王云南康蓋今
淮官之處其所建立乃江之北岸也遂為作記以八
月丙午立石於廟中石刻敝不耐久淳熙十三年知
縣李秩重刻之今見存事見陸碑

王百娘

明州王氏女百娘少孤寡無依其舅陳安行舍人每
携以之官連歲苦疾疢紹熙三年夏忽患瘖聾不能
與人接僅識字每有所欲但於紙上書之陳批諭使

投誠觀音大士莫或慈憐因晨夕禮拜不怠每假寐
如入定狀乃見端嚴瑞相訓誨拳、且勸以作禮西
方阿彌陀佛乃親授四句偈語偈曰淨土周沙界云
何獨禮西但能回一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勸持
誦曾未踰月二患頓愈元不假醫藥之力陳謂其一
念純至應答如響為鏤板以廣其傳

徐熙載禱子

樂平徐熙載只有一子以淳熙甲午歲八月二十四
日亡明年徐寓舒州宿松令鍾炤之館舍值子初暮
詣南臺寺供佛長老宗悟陞坐為舉唐顧况之子非

熊再生為顧氏子之事且云吾有觀音聖相極靈異
今以相授能刊板印施必獲報格徐敬而受之携歸
書齋鍾令為喚匠者於郡城踰月方至啓像匣視之
已有黃蜂作三土窠如龍眼大其子同時飛出二巨
者甚健一細者甚弱甌不能相追隨鍾令喜曰螟蛉
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舜俞
它日當生有三丈夫子矣明年果以八月二十四日
生男名曰伯仁考諸考五行命書實為還魂格繼又
得兩男但季子秀而不實符弱蜂之應云鍾令嘗為
之序

建康太和古墓

建康屯駐中軍教場在城外其一隅有堆埠坡陀突兀相傳古墓也統制官成彥信以其妨碍毬馬奔馳且妄意冢中之藏銳欲去之夜夢一女子衣裳冠珥不似時世結末年可三十許顏兒美麗泣云妾處此八百余年矣遺骨棲、幸而得存今聞欲見發掘倘於人不至深害願止此役無使泉下起暴露之歎成覺以告同輩咸勸其罷議堅不從竟命徒削平果得冢穴其磚甃上有晉太和年月鐫記蓋海西公在位時妃嬪葬處雖骸骸不存全而粧奩鏡臺盆杆之屬

皆精金所製凡數百兩悉掩有之自以為得策未幾
一阜隸從臨安來謁言見執趨走之役於甘太尉門
下今此軍郭都統本太尉所引薦而近者頗忘恩背
德故使我來語君託密廉其過欲行罷斥若能裒具
其實上之當擢君為代成大喜信以為然厚犒之即
釀織十數事示所親且其性不能謹又漏言於人郭
聞之憤怒摘其罪舉劾之坐削職秩使白衣自劾是
時淳熙十一年景裴弟倅貳達康亦識之經十餘年
後帥皆謂家賊難防莫肯收置戎列無由可復故物
知之者以為陰譴致然所謂甘氏之隸蓋亦常、至

諸軍傳達主公之意(旨)後以過遭逐猶冒循舊態故
成生不以為欺成生故開府儀同三司閔之子記其
名不甚的

三趙失舟

江東總管趙氏岍說淳熙十二年宗室中有叔姪三
人自臨安調選歸其所居同邑當四五月之交共買
小舟經吳興過溪中一灘日午風大作天色晦冥若
有物執其柁即時淪覆幸水淺得不溺死既達岸茫
不知為計俄一籠漂至前視之則叔勅誥袍鞞之屬
雖遭淪浸略不汙瀕叔甚喜二姪泣曰叔已無所憂

惱奈我等何。繼又一籠至二姪。文書在焉。日已暮。投宿村舍。凌晨徒步而出。見田父荷鋤治地。望其倉皇愁窘。問之。告以故。父曰。盍往問趙法師。可知底蘊也。且語其處。居遂行訪之。亦宗室素相善者。趙歷扣曲折云。彼處乃小川。潰何能壞舟。舡必有異。吾行制神鬼術。當相為考。召立可見矣。作法才畢。鬼物已盈家。其為首者。蓋向所遇田父也。趙責數之。仍索舟中物。一一皆在。悉為此鬼家屬服用。若都城所買冠珥首飾。則婦女掩為裝具。趙怒罵曰。汝既溺人舟。又竊取所齋。安得逃罪。欲行繩治。次對曰。某忝為當界土。

地前此數日被城隍司公牒指名覆此舟諸物皆據牒交領惟三人誥命及制書非籍中所載旋送還之矣牒見存可驗矣視趙取而閱之竟無以罪於是釋使去

德興潭魚

德興縣鄉落間名失其有大潭四十年前一巨鰕出沒其中身如葦席兩領長濶每出游泳輒有小者數十從之亦各長三四尺居民見之熟不以為異某道人自江西至與居者言此物不可不去若停留更久將為里社興大災諸人倘見信肯出錢稍與我當為去

之於是村疇遠近共約許以三十千道人曰吾必俟見効然後告行使采刈水蓼無問新舊乾濕悉貯於敞竹籠中凡數日所得盈岸乃舉置於潭翌日曠露空起障塞潭面零雨零、一聲震響如雷徐即開霽則自潭上削成深溝徑各數尺巨鰕由之而出赴江中群魚尾隨者十餘頭曝於泥沙不能去村民爭取以食一鄉喜賀謝錢如約付之道人受已即辭去然無有尋其鄉里姓氏者邑士張增師川親見之為景

裴說

右三事
裴說

楊戩毀寺

崇寧以來既隆道教故京城佛寺多廢毀先以崇夏
寺地為殿中省政和中又以乾明寺為五寺三監楊
戩又議取太平興國寺改為邸店及民舍以收儉直
初拆其正殿瘞物像于殿基之下至于支體破裂已
而戩病亦胃腹潰析而死時中貴復有欲毀啓聖院
者坐是乃止

李方叔
侍郎說

禁中涼殿

政和間詔於禁中之西南營一涼殿為雄屋四重數
十楹既成將泊日游幸高鑰甚嚴每夕命小黃門兩
人守直其處時已炎暑但對寢於撲水下夜未半聞

內外喑鳴叱咄聲殊美厲竹夫人相逐躍舞不容交
睫顫悸徹曉以告知省盧太尉盧別易兩輩往說其
怪亦然猶未深信親往驗之才至殿外正門乾然自
啓盧遽入即有人鎖其扉以至第二第三重皆然望
其中燈燭輝赫寒風肅然哲宗南面坐嬪御列侍巨
璫郝隨劉友端輩十數人拱立見盧至喝曰盧某何
不起居盧汗流載拜繼呼使前宣問曰汝未何為也
對曰被旨洒掃新宮不知聖靈在此觸突天威死有
余罪帝意怒不釋曰汝歸去說與官家這些个屋也
不讓得與我盧曰恭頌聖旨又拜而退每出一門隨

即施鎖盧明日白奏不敢盡言唯云車駕乞須未往
遂虛而不居盧之孫居於豫章東湖上為客話此張
才南說

韓莊敏食驢

韓莊敏丞相嗜食驢腸每宴客必用之或至于再三
欲其脆美而腸入鼎過熟則糜爛稍失節則堅韌庖
人畏刑責但生縛驢於柱才報酌酒輒施刺其腸抽
腸出洗治畧寘湯中便取之調劑五味以進而持紙
錢伺於門隙俟食畢放箸無語乃向空焚獻焉在秦
州日一客中席起更衣自公厨傍過正見驢數咆頓

柱下皆已剗腸而未即死為之悚然客生於閔中常食此肉自此遂不復挂口韓平生嚴毅令行禁止罷相之後出鎮長安時藩鎮庭參之議久廢唯初到日聊一講韓會五日一為之僚吏厭苦一旦得小詩於屏上其詞曰五日一庭趨全如大起居相公南面坐只是欠三呼韓讀竟畧不動色徐言却是我錯了於是改令每日遇坐廳則為之謗者亦息人服其臨事不惧堅彊有決云徐端立說

郭大夫

郭大任掃除和州妖祟見於庚志中其子雲居平江

調知杭州於潛縣未赴上夢入書室有人授以錢數百未數升曰是君平生祿料也寤而不樂以為所享若是之薄前程事可知矣自此不復詣彼處久之恍如有所遇寫此離書與妻楊氏楊氏和王女也伉儷十余歲生男女三四人矣捧書悲泣莫知所為雲出居外舍累月親朋爭勸挽使歸楊氏之兄子靜樞密鎮江陵過其家取離書焚之然遂與妻異寢不復受俸料官期至不肯往自宣教郎積年勞數進秩當轉大夫文書到吏部趙子直為尚書持之不為上鈔曰安有卧家十五年不仕官之理符平江審其存亡陳

公亮以提刑攝府勉使到闕始獲拜命閤門以無近
歲俸歷又以為疑宛轉料理乃得放見注嚴州建德
宰時紹熙四年也雖居閑而意緒常忽、四月十八
日中夜呼忽其子曰吾神志大不佳惧有禍至子驚
怖問所以然語聲浸低殆不可辨越六日不起蓋二
十五日當支料錢故先一夕而沒才年五十三其壻
翁潯為饒州推官說此

王大卿

王秀德尚之以故九卿起守平江到官僅一月而卒
府僚合力為治喪臨入歛尸忽猛張不可容其子泣

告衆曰先人頃自作壽具頗為華壯在家之日每小
有不適輒偃卧其中或至三兩夕尋常見之則喜笑
必引手摩拊今寄於震澤一甲僕家料神靈欲是物
送中終故顯此異若急遣人取之載以小舟不兩日當
可到於是用盃琬審其可否一擲即听香煙才息尸
已如初翌日元棺至遂克歛時郭大夫雲方下世其
家以五十万就買新置者而用之翁鄰子達說

營道孝婦

道州營道縣村婦養姑孝謹姑寡居二十年因食婦
所進肉而死鄰人有小憾訴其腊毒縣牒尉薛大圭

往驗婦不能措詞情志悲痛頭即死薛疑其非是反
覆扣質婦曰尋常得魚肉必寘厨内柱穴間貴其高
燥且近如此歷年歲已多今不測何以致斯變薛趨
詣其所見柱有蠹朽處命劈取而視乃蜈蚣無數結
育于中愀然曰害人者此也以實告縣婦得釋予記
小說中似亦有一事相類者薛字禹圭河中人予嘗
誌其墓

夷堅支丁卷第一

夷堅支丁卷第二十四事

小陳留旅舍女

黃寅字清之建安人政和二年試京師未到六十里抵小陳留旅舍寓宿夜將二鼓觀書且讀聞人扣戶聲其音嬌婉出視之乃双髻女子衣服華麗微笑而言曰我只在西邊隔兩三家住少好文筆頗知書所恨墮於女流父母即令習針縷之工不遂志願今夕二親皆出姻知家赴禮會因乘間竊步至此聞君讀書聲歡喜無限能許我從容乎寅留與坐即檢書冊翫誦又索飲具酒款接微言挑譎畧不羞避遂就寢

鷄鳴而去復約再會往來纔半月店媪訝其無故而
久留其所親柳仲恭者過而相遇拉以同入都女子
已知之倏來告別携手而泣寅發篋中銀五兩以贈
旦而行可二十里地名柳林子見一庙神坐傍侍女
宛然是所遇者詳視之其色赧然若負愧之狀紙
裏墮側銀在於中初未嘗啓視也

燕太尉樓

燕達太尉元祐初以殿前都指揮使終於京師家有
樓甚宏麗其孫詒年十三歲頗剛果一夕見吏士數十
輩擁一男子着淺黃衫裏青荷巾執白羽扇徑登其

樓歌舞童女繼至男子正中坐衆姬以次奏伎酒行
正洽詁自隙窺之喚僕妾執器仗欲上才至梯半聞
空中人厲聲曰漢王子在此不可無禮逮到樓間無
所覩而酒矣果實在焉所用樽壘匕箸悉燕氏物也
高明鬼瞰其語誠然自後不復至

吳唐登科

吳五承事人合州赤水縣人其家頗饒於財傳四世
皆一子專務陰德凡可以濟衆賑貧者無所不盡至
五承事遂生兩男其壻張溥司戶勸其次子庚讀書
招邑士張垣於館舍及赴鄉舉垣黜而庚預薦將就

類試乃捐百百千結同舉勾龍渙以為助迨入類場
中則兩人分坐東西廂是歲紹興丙子場屋嚴肅不
得相往來庚才短思溢窘迫無計髣髴見垣在側取
其試卷一揮而成文凡三日皆然遂中高等張溥扣
其所著畧不能言溥日正使全出勾龍手獨不稍記
梗槩以荅交游間問訊者乎庚曰與庚龍對廊坐遠
甚失望非賴張先生力殆成曳白矣溥感垣之德亟
往見道謝垣駭曰垣既不發解何由入得類場君無
戲我俄庚亦來謝垣怪嘆其異曰是亡它乃君家累
世陰隲彰聞天地神祇故以善祥相報爾庚登科調

果州相如主簿按登科記丁丑榜無此人姓名疑未必然或年歲有誤也

顧百一

温州村落一山去城市遠無人買佃但名為官山乾道中農民陳李兩叟各斲地種粟聞深處有哭聲甚哀輟鉏听之俄又聞其傍一人慰解之曰不須憂明日有車頭大洋擔火麻人顧百一當替汝矣明日陳李復往正見擔麻者未問其姓曰顧問所居曰車頭大洋於是為說昨事力挽之回言若不相信必死于鬼手顧喜謝與之俱還將至家未及門立化於道

黃衣婦人

安自強字行老紹興二十七年為荆南安撫參議官
其子勵令幹僕魏璋以十月一日買黃牯牛并其犢
既殺犢為脯矣才數日又欲屠其母先一日勵夢一
婦人着黃衣泣拜無數懇言曰女子已遭官人劓了
乞恕妾命勵未及對其人相隨申訴不已遂寤為表
弟盛采話其異且扣魏璋乃知己縛犢牛方擬屠剝
勵大悔悟弃死犢餘肉於江而牽特付興化寺終身
不食牛

安妾柔奴

蜀人安自牧喪妻之後買妾曰柔奴付以閫政恃主人寵嬖恣橫頗甚一婢安兒產子方滿月用計殺之而逐其母乾道七年自牧以置制司幹官卒於成都其家歸常州寓居新興寺柔奴感水蠱疾歲餘而死所親盛子東及諸安族未吊以俟大殮命僧修設薦嚴方呪亡位食尸忽自起而坐衆駭惧奔走唯一老僧獨留不去曰此尸覺爾何足畏伸脚蹙之倒亟昇入棺咸以為積惡之報

盛八總幹

盛八總幹者名挺字特夫開封尹章之族孫也寓居

潤之金壇縣小曲觀生三子長曰木登進士第次曰
栗季曰果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晡後忽有異
怪起甲士鐵馬可百輩各長三寸兩陣馳驟戰鬪於
庭除凡歷半月日增數十騎稍聞金鼓之聲喧鬧特
甚挺不勝駭憤拋大磚亂擲則散走門堂庖廁隨處
四集或遺下弓矢刀矛皆絕小而形製悉具是日暮
乃不見一家不知所為歲未終挺卧疾不起而卒木
待次揚州教官繼死栗忽失所在罄力搜索杳不得
其蹤跡妻徐氏惧禍之延亟挈孤幼往常州依表叔
安自強同居始得息勵鬼為妖若是未之聞也

大善寺白衣人

恩平郡王娶司農丞王楫女其家因是寓居於越府大善寺之羅漢堂次子元卿出入王府董督修繕之役率意營築凡所謂方隅禁忌一切不問淳熙十三年四月得病危困迂泊外書房中二十六日晡時似夢非夢見偉人長可九尺裘唐巾白衫黑帶謂之曰汝犯九良星當死故來報汝有一法可以禳治今夜三鼓當有二人(神)來必不利於汝宜取木一截覆以衾置於床上却用物籍地而卧可脫此厄元卿頓首奉戒繞半夜二神果來奇形猛狀猙惡可怖嘗忽

忽若尋覓之狀俄剴然有聲唐中者出曰可賀可賀
彼已為麤粉矣舉手拽之二物遂去元卿謝曰不知
尊神為是何靈祇而蒙委曲救護如此曰汝前生事
我極謹是以救汝無用問其詳疾步而出至旦視衾
內之木碎如梯屑矣病從此愈思報其恩而不可得
憶昨見時衣衫頗故敝乃以絹兩疋作大衫具疏并
楮鏹焚獻之其兄正卿嘗作記

圓潭墜鍾

福州長溪縣境有圓潭者水深叵測左右有徑路通
商賈往來而變異靡常曾有荷檐而過者見一徑頗

廣塲甃整潔且多金銀器物弃擲于地人爭趨之則
沒於潭中不可得紹興三年近居村民姚叟當秋夜
聞鍾聲鏗訇響振山谷偕二子乘月往觀之正見一
鍾墜于潭、之側三寺環繞僧知其異明旦各持誦
經呪投牒請禱莫得鍾左右二寺皆邈然弗應惟中
寺才擲牒水即湧高丈餘鍾隨而浮上僧具威儀梵
呗迎以歸其重三千斤雙龍蟠結精巧特甚安奉於
寺樓上繼此一潭帖然不復有異數歲寺遭火一空
獨鍾樓屹然不動

張次山妻

洛陽張濤次山宣和甲辰為宿州戶曹喪其妻是歲
冬入京參選因南至休假日遊相國寺於稠人中與
亡妻迎兒遇驚問之曰尔死已久何因得來此對曰
見伏事媽媽在城西門外五里間一空宅居官人可
以明日飯後來彼相尋迎兒當迎候于路張如其言
果見妻、泣曰訴我坐平生妬忌使酒任情在此受
苦君幸少駐可見也至晡後聞騶哄傳呼旌旆劔戟
儀衛甚盛紫衣貴人下馬入正廳一行從卒悉變為
獐鬼阿旁形狀運長义樁妻至前斬首且析其四体
為數十段已而復生鞭訊痛楚移時紫衣去一切如

初來時妻曰每日受苦如此須請泗洲大聖塔下持
戒僧看誦金剛經方免茲業明日更至此觀之及期
所覩如昨但只加執縛不復斬鬻紫衣問曰汝必曾
發願故惡業漸消可實告我妻具對即合掌曰善哉
善哉勉之既去妻與夫訣張調官東下至泗州設齋
賽經回向畢再詣京城西莊無所見其夕夢迎見云
媽、傳語官人謝經文資薦為士人家男子矣紹興
中濤知常州其甥安勸說

范之綱妻

會稽士人范之綱居於城中壯歲下世有兩子能謹

畏治生日以給足其母早夜焚香敬禱天地百神旦
誦經五十遍凡十餘年未嘗少輟淳熙元年下元日
設三官發供事甚勤燭下一神人出現語之曰婆、
年來家道長進兩子兒子留意產業孫男女五人仍
有奴僕又色老身安強無疾病居于塵世真不易得此
外更復何求而朝、暮、香火臻至如此頭聞所欲
母謝曰老妾感謝天地護祐一家百無所望只願安
然得飽飯吃神曰衣食定不缺若欲安然得之恐難
也語畢而没予謂世之人無功無德坐享向富貴使聞
范嫗之事宜之所警

張承事女

湖州張承事女容色美麗以乾道癸巳歲生至紹熙
庚戌十有八年矣事父母孝謹不妄出戶庭是春忽
得感疾常切、如與人昵語醫巫不能治時有道流
善揖制鬼魅行業孤高呼為然先生郡人延譽於張
邀至家方仗劍嘆水此女出侮困之殊不少懾生深
自愧悶起行外間假寐橋側冤氣縈繞而上若出神
然逢九天採訪使者巡游儀衛甚肅因詣車下再拜
告以張氏女為妖所纏不容遣遂願賜指示使者曰
可用金橋訣治之旋即夢覺再登張門行法女抑首

屈服問其姓名曰某乃其鄰廟神張承事昔貧時未
禱於某願以此女為妻緣是如意擁護今絕成富翁
而頓負盟約所以作祟蓋其父母素心相許如此非
敢擅殃之法師賜鑑可也生曰欲命工塑女像於神
位之左儘可從容而令捨其精魄復還故幹如何神
謝曰敬諾後遂帖然今已納壻

龍溪巨蟹

福州長溪之東二百里有湫淵曰龍溪與温州平陽
棲境上為龍井山其下有大井相傳龍居之神淳熙
初年七八月之交不雨五十日民間焦熬不聊生罄

祈禱請皆莫應士人劉盈之者一鄉稱善良急義好
施予倡率道士僧巫具旗鼓幡鏡農俗三百軍用鷄
鳴初時指井投牒請水到彼處天已曉僧道四方環
誦經呪將掬水於潭見一巨蟹游泳水面一紺絕大
背上七星狀如斗大如丸彈光采珠煥爛遽滌淨器
迎挹之蟹隨之以昇者才動足雲霧滃然亂興未達
龍溪雨已傾注明日遍迎往鄉閭觀者擁塞忽失蟹
所在甘澤霑足衆議送之歸彷徨訪尋乃在劉後園
池內又明日始備禮供謝復致井中自後有所祈必應

餘干園湖民朱巨川一意治生以不仁為富嘗白晝
有人拋磚入室意姦盜所為審視之無所覩亦未以
為異旬日後又自空墜大磨石于庭中繼而衣笥箱
篋火從內起於是呼村巫治之怪愈益肆男女皆遭
扼喉批頰吊縛箠楚舉室晝夜不皇寧乃命設道士
醮筵禳請眾悉見火毬巡繞壇下科儀未竟拋石及
於坐傍不復可施法其居旋為火焚遂徙寓別墅相
去十數里百怪交作生計蕩析幾半有喻真官者過
其家為言此非邪鬼敢然以君家用秤斗出入不均
好利太過造物所不容天降其罰非人力所能救宜

改過悛心禍將自悉朱悔悞引咎一切改為逮今無
恙此卷皆呂德卿說

夷堅支丁卷第二

夷堅支丁卷第三十七事

如皎鹿母

台州臨海縣古城富室李氏菴僧如皎母葉大嫂與長兄居於北村皎時、往省淳熙十三年春母亡明年小祥皎修設齋祭畢還庵居喪夢母至垂泣曰我以平生不作善事遂墜生為鹿只在近山中未朝當為鷹犬所趕遂汝可出覩之如見時以錢贖取切勿忘也皎覺而悲待天甫明率行僕數人俟於外辰巳間果有獵徒逐一鹿、徑奔庵中皎持錢五千與獵人而留鹿飼養凡三年復夢母曰我償業已足免以

獸軀飮人口腹皆汝孝感所致也旦起鹿死柵間皎埋之於墓側里巷呼為鹿母冢

石城廟神

贛州石城縣城隍祠在邑治之側水旱祈禱多應土人敬事之紹熙辛亥五月十七日大雨傾注溪流溢涌浸通衢丈餘祠門頽敗士民合力一新之門之左右元塑兩馬是時忘設置踰日後知縣呂大年夢紫袍吏立庭下聲喏云大王會傳語長官出入乏馬乘欲暫假駿駟兩疋呂許之覺而思之山邑元未嘗養馬安能遣借徐悟其事乃自捐俸錢即東西塑飾用

錦衣四健卒控馭至七月兼旬不雨致禱祠下香火
才收陰雲正晝四合隨得膏澤歲以大稔縣人或夢
神導從甚偉正乘所塑東邊馬云

陳恭公祖墓

石城永福寺縣主簿據為舍藏院相對有丘隴高且
十丈相傳是陳恭公祖墓未嘗有人掃祭其是否莫
能知之紹熙四年衢人鄭瑄為主簿以其處顯敞可
遠覽欲平治隴首建小亭工料已具僧徒慮或招譴
交勸止之瑄方居官自謂有威力殊不信听吏葉愿
夜直宿書齋夢騶導錄續傳呼太師且至一金紫人

坐有輿而來呼愿云我宅於西岡將二百載尔輩何得輒萌侵犯之心愿怖汙而寤亟以白瑄遂寢其役

廖氏魚塘

紹熙四年六月呂德卿以石城宰詣府道經雩都縣曲陽鋪東暫泊於居民廖少大旅舍盛暑偃息少大者頗可與語因言有親弟少四好使酒尚氣向時每每相凌置不與校所居有兩塘各廣袤二十畝田疇素薄只仰魚利以資生弟忽起分析之議勉從之至取魚之時弟倩村巫書符于瓦上沉於吾得東塘洎舉網不獲一鱗徐知其然亦召此巫用如前法於是

西塘亦然其後巫來相告曰汝兩人親兄弟自不容而使我以邪術干正慮貽譴罰各宜悔初心復同居共業吾當為爾解救之切勿再起狂念兄弟皆奉其戒巫乃別畫二符投之魚塘遂如故今每歲獲直不下數百緡巫能不為利誘驚人使和協為可嘉尚惜不問其姓名

李氏紅蛇

福州長溪人潘甲妻李氏顏色秀美年二十三歲方嫁後二年偕婦姒衆婦出游園見紅蛇蟠結於道上凝然不動注目諦觀之還家即得疾初時語笑無節

雜出怪異不稽之語。然猶與人相應。答已而益甚。盡
改變形態。或靚裝華服。新潔冠履。簪花滿頭。或被髮
裸體。一絲不掛。跣行通衢中。泥塗荆棘。皆弗避。路人
聚觀。疊跡。殊不動容。潘生惧其蹈死地。閉之空室。曉
夕謹視之。招村巫馬氏子。施法考驗。巫着緋衣。集隣
里僕僮數十輩。如驅儼隊。結束繞李。向所游處山下
鳴金擊鼓。立大旗。書四字曰青陽大展齊聲。叫譟祿
燒山捉鬼。遇虫蛇之屬。則捕取以歸。沃以酒醋而享
其神。夜引李氏出。唱邪詩。與之對。巫拾碎瓦一器。赤
足踐踏。李初亦傲焉。足破流血。巫又燬方磚。通紅而

立其上煎湯百沸置大鑊用手拈撮頓于頭旋走三
匝李皆不能遂斂臂屈伏巫傾沸湯令李濯足坐之
小椅勒其快通姓名具狀言不敢再作孽乃遣一介
押出門行百步許仆于地滿生挾起擁歸房了不省
人事昏、如醉經一晝夜精神稍復而極慙恥凡兩
旬始安扣向來所遇不能言蓋自羞之也

海山異竹

温州巨商張愿世為海賈往來數千里未嘗失時紹
興七年涉大洋遭風漂其舡不知所屆經五六日得
一山修竹蔓雲彌望極目乃登岸伐十竿擬為蒿棹

之用方畢事見白衣翁云此是何世界非汝所當留
宜急回不可緩也舡人拱手白曰某輩已迷失路將
葬魚腹仙翁幸教如何可達鄉閭翁指東南方果得
善還十竹已雜用其九臨抵岸有倭客及崑崙奴望
桅檣拊膺大叫可惜者不絕口既泊纜衆凝睇舡內
見一竹尚存爭欲輟買曰吾不論價愿度其意必欲
得試需二千緡衆齋聲吞曰好即就近取錢以償愿
曰此至寶也我適相戲耳非五千緡復議崑崙尤喜
如其數輩錢授之而後立約、定愿問之曰此竹既
成交易不可番悔然我實不識為是何寶物而汝曹

競欲售如此盍為我言之對曰此乃寶珈山聚寶竹
每立岸於巨浸中則諸寶不采而聚吾畢世舶游視
鯨波拍天如平地然但知竹名未嘗獲覩也雖累千
萬價亦所不惜愿始嗟歎而付之予謂温州未必有
以詢彼人也

寶華鍾

王德全少卿珏紹興十四年待行在糧料院闕寓居
平江橫金市之西南曰魯都灣有田數百畝欲卜
築于彼未果也相去又半里寶華山有禪刹曰慈嚴
智顯殿宇宏敞近村寺宇皆莫及士人呼為小靈隱

主僧來謁主言曰昨夢神人告云橫金王判院乃舊檀越與茲一方有善緣盍勉之使居此城其意殊不可曉於是王決策謀徙而未能遽辦集會其妹婿李紆通判以所居求售即買之而拆毀其材值以供用甫兩歲第宅雄成它日同姻朋詣彼荆登鍾樓讀其鐫誌曰重和元年將仕郎前崑山縣主簿王珏施淨財一力鑄造正與己姓名同主僧相顧歎異始悟神人有緣之語

阮公明

臨安於潛縣士人阮公明幼聰敏為太學生不事拘

檢將往臨平鎮娶婦因醉持篙擊水手墜水死廟付
仁和獄法為誤傷罪不至大辟而以久繫墮命後十
年同舍生王質自外州教授代到中都晚坐旅邸一
僕捧刺來云阮上舍拜謁視其字則公明也相見悲
喜叙舊款曲復邀飲於肆酒數行歎曰吾久墮鬼籍
緣天年未盡陰司不收但拘縻於城隍晝日听出入
夜則閉吳山枯井中如我等輩都城甚多每到黃昏
之際繫黃褁肚低頭匍匐而走者皆是也回首指其
僕曰此人亦是各隨貴賤高下更相服役與世間不
殊不足為異酒罷辭去握手囑曰某尚有十年留滯

未能受生幸為作書白家君修水陸道場可減六七年之限願無忘長揖而逝明日質遣報其父不之信質自捐橐金辦佛事資薦之數日後出外歸店人言阮留謝刺而去其所用紙蓋人間者自是不復見

人魚劔脊烏

乾道六年湖州市中弄蛇客養一魚於瓦盆狀似鮎而色黑腹下出兩手若人狀者十指皆具蓋所謂人魚也又武康山間產一種蛇名曰劔脊烏大而善走逢人則昂首而立其尾着地不及寸湏急趨避之乃免其害

卞山佑聖宮

紹興初湖州卞山之西有沈崇真道人者得真武靈
應聖像因結庵於彼奉事之仍持符水治祟療病効
驗殊異而民俗皆呼為真人後增建一堂買度牒為
道士其徒從之者數十輩忽有紅光四道起於堂後
近視則無所覩沈旬日試於光處掘地獲有青石長
三大闊尺許上刻天闕地軸相交糾兩目光彩浮動
遂砌一龕自是士女敬信益倍昔時共為移遠鄉廢
元峰觀額以標其宇沈守約丞相當國奏賜額曰佑
聖宮崇真既沒今厥孫住持云

圓真僧粥

呂彥能授自天台城中入山過村落一小寺其主僧
圓真適出外守舍童熟寐室間呼之不醒呂久頗
倦暫卧榻上聞飲饌芬香徹於鼻觀起詣庖下視之
炊煙微溫更無一物唯見釜傍以線繫崇寧四大錢
寘四角固所不曉乃捨之而出僧正從外未迎且笑
曰手脚以露不復自文幸小留共享於是飲酒數盃
設粥一器糝如雪色味絕甘不知為何品僧曰恰見
釜傍繫錢蓋為此耳其法用鰕魚大者四枚破除淨
盡去首尾及皮以線繫骨端垂于釜中然後下水與

米凡鹽酒薑椒之屬悉有常數度其糜爛則聚四錢
為一併掣之魚骨盡脫肉皆潰於粥矣所以美者如
是山僧酸寒不足為貴公子道也呂醉飽而去

虞一殺螺

奉化海上漁人虞一以取研螺為生每得時率用生
絲綿作圈套其上候吐肉出則盡力緊縛之急一拔
了無餘蘊數年後右手背生惡瘡五指及皮俱脫落
痛苦之甚略不能運動追悔前業誓不復更為久之
乃愈遂弃妻子捨身為寺家奴

鄭行婆

台州城內一媪曰鄭行婆自幼不飲酒茹葷默誦金
綱經未嘗少輟紹興辛未之春因往報恩光孝寺听
悟長老說法中路遇屠者門正見嚮割牛肉戲語同
行曰以此肉切生用鹽醋澆潑想見甘美迨到寺悟
公問汝安得吃牛生媪曰出母腹以來不知肉味和
尚如何有此說悟曰汝真不食邪命取藥刀圭注湯
調為一杯使之服少頃吐出牛肉椀餘媪始悔恨妄
想故示顯化益痛加脩飭今已九十餘歲

嘉興道人

紹興五年冬秀州市上有貧道者衣裘極藍縷而顏

米腹澤人問之則以右手撮地若取物狀者數四元
未嘗正錢徃徃來但指以為笑忽揖呂德卿兄弟曰
無事時來我道堂中吃茶呂不暇即徃然意非凡流
明日訪其居已去矣

折玉龍釵

楊州平山堂左右皆隋煬帝故宮苑其地多已耕墾
為田園淳熙九年村民因取土得白玉釵半股質理
溫潤上碾龍鱗甲寸餘黃粟色光采欲動統制官朱
振出錢三千買之以示客呂德卿嘗見之

班固入夢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岨魏子正羔如
上官公祿仁往臨安觀南郊舍于黃氏客邸王魏俱
夢一人着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
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
各道夢中事大抵畧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
加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
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非在此邪旋還到省門皆
覺微餒就入一食店視其碑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
笑且嘆因信一憇息一飲饌之微亦顯于夢寐萬事
豈不前定乎

張四海螭

臨安薦橋門外太平橋北細民張使者世以鬻海螭
為業每浙東舟到必買而寘於家計逐日所售入鹽
烹炒杭人嗜食之積戕物命百千萬億矣淳熙十六
年二月之夜螭在盜者盡緣壁登岸上床繞衣掃去
復集至於粘着肌膚不可脫張慨然有悟遂發誓云
從今日以往不復造此惡業自別尋一營生道路頭
諸佛子監察言訖悉墜於地甫天明空所蓄投諸江
而改貨煎豈腐以贍給

此卷亦呂
德卿所說

夷堅支丁卷第三